

影 / 蘇瑾珮

我在人群之中看向她，臉部圓潤的線條，像是用毛筆細細勾勒的一雙細長鳳眼，緊抿著的唇線在注意到我的目光時微微上揚，溫和的弧度卻有說不出的拘謹感。

她很不一樣。

從我有記憶開始，她就一直是住在老家的。鄉下地方多的是大家族，為了能容納日趨增加的人口，外祖一輩努力賺錢，在原本的三合院子後方蓋了一棟四層樓高的透天厝，大家歡歡喜喜地住進新房子裡，三合院裡剩下廚房、神明廳、還有她的房間。

前院和後厝就像是隔著海一樣。她的房間在三合院的角落，我曾偷偷去看過，狹小的房間裡塞著一張木頭做的矮床，披著大紅色的褥子，散亂著幾條卡通圖案的床被和枕頭，有一個小小的電視機，我回想起來，那是三舅公之前要丟掉的舊電視。

入
選
獎




入選獎

或許是偷窺的心虛，也或許是年紀還小，總之，這匆匆一瞥後留在我腦海裡的只有幾個糊塗顏色，還有她盯著電視時，那木楞楞的表情。

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她除了微笑之外的模樣。

印象中，她說話總是很少的，更確切來說，她其實很少說中文。大概也是因為這樣，我們之間彷彿有道說不出的牆，幾個小蘿蔔頭看到她就像看空氣一樣，不說話、不喊人，有她在的地方，只有外曾祖父的存在。

每當我們幾個小輩興高采烈地奔下樓，就會在媽媽們的瞪視下站直身子，和大廳裡的每一位長輩挨個打招呼。我們很早就知道，她是一位「不用打招呼」的長輩，她會站在外曾祖父旁邊，但不會跟我們有任何交流，長輩們拉著外曾祖父，說說農地談談天氣，用漫不經心的語調問起最近他老人家的健康狀況。外曾祖父耳朵不好、話說得慢，這時候舅公們才會轉頭問她，聽她用不「正常」的腔調說話，也好過外祖父含糊的話語。




我跟弟弟很喜歡在大廳裡玩捉迷藏。大廳裡外曾祖父坐的那張竹編大椅子旁總會有一個小木凳，外曾祖父看電視時，她就會坐在那，挑菜或者發呆。厚重的電視機裡時時傳出高低不一的音調，風扇喀啦喀啦地吹出不緊不慢的涼風，我躲在黑色真皮沙發後面，看著她坐在板凳上，專心致志地往大盆子裡挑菜，旁邊的外曾祖父輕輕打著盹，似乎完全沒有發現到我和弟弟的吵鬧。

有時外曾祖父要出門散步，她會小心翼翼地扶起他一邊的臂膀，和顛巍巍的腳步並肩，慢慢從庭院的這一端、走到馬路的那一端、最後再繞一圈回來，樂此不疲。直到傍晚時分，外曾祖父在房裡睡午覺，她才會慢慢走到廚房裡，幫忙妯娌作晚飯。

三合院前的空地是我們玩耍的地方，石子板鋪成的路總是讓我們小孩少不了磕磕碰碰的印記，大多時候的她會遠遠看著我們追逐、跌倒，但最終她只會靜靜地站在那，不曾靠近，也不曾走遠。

只有一次，那時我獨自一人在前院裡，有一下沒一下地踢皮球，不甚踢到磚塊。我坐在廚房門口搗著破皮傷口哭泣，她從廚房裡走出來，招招手把我帶去用清水洗了洗。

入選獎



我們有對話，或是沒對話，我已經記不清了。只記得那時廚房的爐子上冒著炒菜時暖烘烘的香味，她油膩的手心覆上我的手掌，不經意間還聞得到她身上的中藥味，和外曾祖父一樣。

「小心一點。」她用不太穩的中文緩緩地說。

這一刻我彷彿是外曾祖父外最靠近她的那一個人，整個家族裡，我還未曾看過她跟誰主動說話。這使我感到不具名的驕傲，高興地坐在飯桌前的長木凳上，搖晃著兩隻小腿，看她煮飯。

如此相安無事的生活，只有緩緩流過的時間河知道童年的漫長。我和她最終仍沒有因此而好好相處過，在外曾祖父面前，習慣地大喊「阿祖好」，然後快速地看她兩眼。她總是淡淡的樣子，和往常一樣坐在矮凳上發呆，只有舅公向她問話時，才會回答兩句。

在升上小學一年級時，我們搬了家，新家是一棟新社區的透天厝，諾大而空蕩的屋子裡，沒有老家那口像大獸似的竈爐、也沒有匍匐在破舊牆壁的蔓草，一切都如白紙一般乾淨，在新的生活裡，我也漸漸忘卻那曾經站在外曾祖父旁的影子。

直到一日，我突然想起來，向媽媽問起了她。

入選獎

媽媽疑惑地說：「她很早就離開了，應該回去自己的國家了吧。」

此時此刻，我才發現我一點都不了解她，她的名字、她的語言、她回去的家鄉，她彷彿把所有的話語都上了鎖，守著孤獨而老舊的角落，將自己所擁有的都埋藏在心裡深處，不予我們任何分享的機會。

她是浮光和掠影，而我們是她在時間河上，汲汲湍湍的一艘小船。

「你問這個幹嘛？」媽媽問。

「嗯.....沒幹嘛。」我訥訥地回。

或許此生，永不復見。

入選獎